



国庆节记事

阎晓明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1959年国庆节的前几日,刚刚升入小学二年级的我,跟着大院一帮高年级孩子去看新搭建不久的“检阅台”。后来才知,那里叫“海河广场”,是天津每年举办国庆游行的地方。还没过河,天就黑了,无数的灯骤然点亮,仿佛一阵强光从眼底袭进心底,令人不由打个激灵。连成线的灯珠又似闪光的画笔,河上的桥就像用灯画出来的。灯多人更稠,广场近前已挤得难以动弹,只能从密不透风的人缝中抢瞄一眼。

多年后,反思儿时那晚仍有些不解:检阅台那极简的、临时搭建的、几无任何观赏价值的建筑物,怎就能引得千万人蜂拥而至争相观看?同时也在试着破解:即使建筑本身并不复杂,但其是不是也可以凝聚社会向心力和正能量,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体现着参加不了国庆游行和看不到游行的人,对游行形式和内容的拥趸与热爱、渴望与向往。国庆那天,没听说大院有谁参加了游行,但到了晚上,家家户户却不由而同地出现在大院里,有夫妇相拥的,有四世同堂的,全都凝神静气地仰望着夜空。倏然,绚丽多彩的烟花簇簇着巨大的声响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上绽放开来、倾盖下来,那一刻大院人声鼎沸了。所以,儿时的我便认定,国庆节是最重要的节,不仅因老师们对国旗、国歌、国家、国庆的讲述令人刻骨铭心,更直观的是每年国庆都会举办人人神往的大游行、怒放簇簇绝美的烟花秀,其他节日则没有。

9月自驾出行,我们夫妇二人从南京出发,一路驶向西南,准备往返泸沽湖。这个行程安排是为了能在返程时参与到“十一”长假出行的热潮中,去感受家国同庆的喜气洋洋,也能享受假期高速免费的红利。

一路畅行,穿安徽过湖北,经四川奔云南。这条路走了几次,但从没有厌倦。吸引我的除了沿途的山水盛景,还有山区高速。

山区高速妙不可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变幻视角看,它便是一卷活的山水长卷。隧道穿过山腹,桥梁跨越峡谷,行驶其中,宛若穿梭于天地初开的秘境。而那忽高忽低,时明时暗的驾驶体验,如同人生的起伏跌宕,教人沉醉,亦令人警醒。

车窗外云海翻涌山色如画,这里是京昆高速石棉到舞海段。视野中出现的一座大桥让我耳目一新,十几根百余米高的桥墩是钢铁架构。桥体轻盈稳健,如一条银龙腾跃于山脊之上。钢铁架桥并不少见,但这样高这样长的跨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车随路转,很快上了桥。在手机上查阅了一下资料:这座千海子特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管桁架梁公路桥,主体结构全部采用了钢纤维混凝土,是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首例。它的设计与建造充分展现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力量,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生动体现。

这是这些年行南走北的旅行中,我一次次亲眼见证天堑变通途的奇迹——我在新疆的果子沟大桥头

拍过照,也在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下仰视过五百多米高的桥梁,还在四川泸定大渡河大桥的桥上桥下多角度全方位观察过……这些桥无不展示了中国工人的力量,更体现着我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犹记得2021年5月,我在湘西的矮寨大桥下,看先生飞起的无人机拍下那壮阔的景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朋友圈中写道:“中国今日之强盛,制造业和建筑业之强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今日的中国不畏西方强权的底气。”

母亲在世时曾跟我提起她年轻时的经历。那是抗日战争的尾声,父亲完成了营救抗联战士的任务后,决定带着母亲和我两个哥哥回冀中的老家。途中在大梁河(音)遇阻——桥已被炸毁,桥板七零八落。父亲带着大哥,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二哥,硬着头皮过桥。一个失足滑落,母亲一只手臂紧紧挽住桥栏,另一只手死死抱着二哥。母亲说,当时都准备娘儿俩一起送命了。后来在父亲和过桥人的帮助下,母亲和二哥才脱险。我问为什么不换条路走,母亲说听过了,方圆多少里只有这么一座桥!

在我心里,那座桥就成了无法忘却的生死印迹。

于是对我桥有了别样的情感。毕业那年,我选择到南京工作,不仅因为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因为这里有一座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艰辛与成就的长江大桥。而如今条条大路通天,祖国的山河之间,一条条钢铁巨龙腾跃而起。仅长江南京段就有6座桥梁贯通大江南北。

车子驶过千海子特大桥,感受着风驰电掣的速度,喜悦感充盈于心。这一座座见证着中国发展的桥梁,连接了地理上的断点,也连接了国人的希望与梦想、自豪与骄傲。每一次穿越其上,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心中潜滋暗长。中国的桥梁,是一代代劳动者接力前行的见证。

今日之中国,已书写出无数的传奇与壮举。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浩瀚海洋到崇山峻岭,无数的桥梁奇迹串联起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夯实了人民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

致敬,我的祖国!致敬,伟大的劳动者!

与十年大庆时烟花满天、人头攒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二十年大庆时,我却正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独自默享着难得的宁静。当时我已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军垦三团七连拓荒三载。1969年国庆那日,常年呼啸的漠风竟神奇地停了下来。没了风声,也没了人声,因为放假,终日迎风搏沙战天斗地的拓荒者们总算有了心安理得的酣然一睡。而我是连队的新闻报道员,须依旧早起写黑板报,更因从小就特别看重国庆节,便特意选用多种颜色的粉笔,在蓝天下

的静谧中,心旷神怡地出了一期黑板报国庆特刊,还配了些朝阳、红旗、焰火、气球图案以及“站在戈壁望北京”画意的小插图。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是二十岁青年》这首小诗,国庆后的一天,四班长兴冲冲地打开他的小记事本,神秘地让我看:“我抄了几句好诗!”我没问他从哪抄的,也没说是我写的。那年我还未满十八岁,自称二十岁是为紧扣二十年大庆的主题,写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之意。当时为迎大庆,还与十六中(即耀华中学)几位同赴军垦的同学策划了一场大型革命史诗文艺晚会,并完成撰稿。因在耀华读初中时曾有过全校共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经历,我们就有底气敢于编排演出了。名为“晚会”,演出却在下午,那时没电灯也没汽灯,晚上太黑。全连一百六十人参演,虽只有一位青岛籍战友用一把小提琴伴奏,却也不时有幼驼初啼般的婉约之音,如深情低吟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更有大漠铁蹄般的恢宏之声,如引

吭高歌的《清平乐·六盘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那次国庆演出后,“连庆”演出也总派我撰稿。如为纪念我们连从天津出发奔赴河西走廊四十周年,我写了长篇朗诵诗《从天津东站出发》,还策划全连共同高歌《祁连传人》:“古老的大漠有一座山,它的名字叫‘祁连’;苍莽的荒原有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七连’……”“连庆”五十周年时,我写了长篇朗诵词《致青春飞翔的丝绸之路》,后以《丝路情深》为题发表于2023年9月8日《天津日报》副刊“满庭芳”版。

1979年国庆,是我调至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第三年。很多同事都去观看向国庆三十周年大庆献礼的舞剧《丝路花雨》了,因我在5月23日晚已看过该剧首演,便担起了节日值班之责。好巧不巧的是,就在我不经意间从四楼值班室向省委大院俯瞰时,发现一支身着节日民俗服装、肩挎奇特长鼓的队伍正从大门进入,开始在院内列方阵。那鼓同腰鼓形状相似却要大出几倍,莫不是刊物上介绍过的“兰州太平鼓”?我忙向大门传达室电话咨询,果然就是附近农民为庆贺三十年大庆特地前来省委进行太平鼓表演。调入甘肃省省委工作后,我就非常留意各方面的省情,尤其对地方特色文化更加关注,太平鼓神秘的起源传说曾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据传明初朱元璋派徐达西征时攻打兰州遇阻,他命士兵仿照百姓的挑水木桶制作三尺长鼓,将兵器藏于鼓中潜入城内,攻克兰州后即将此鼓以“太平”命名获胜。当鼓声响起的时候,我被这支鼓队不断变换的阵列和那非同寻常的击鼓方式深深震撼。

题图摄影:姜晓龙



紫气东来(中国画) 王大成

这里说的红姑娘,并不是妙龄女子,而是一种野花。它有好多芳名:灯笼草、金灯草、叶下灯、酸浆……在我的家乡七里海,人们叫它红姑娘。

红姑娘株高半米,卵形叶片,开白色小花,五角星状,黄色花冠,缀着五条紫色斑纹。仲秋,红姑娘渐渐成熟,挂满枝头的果萼,就像一盏盏红灯笼,红艳艳的,随风摇曳,十分诱人。剥开果萼,里面是珍珠般的果实,红红的,圆圆的,阳光下闪闪放着亮光。

相传很早以前七里海边住着母子俩,平日以打鱼为生,勉强维持生计。儿子苇生勤奋好学,一门心思钻研学问。由于昼夜苦读,积劳成疾,虚火攻心,口舌生疮,咽喉肿痛,一连好几天水米不进。母亲见状急得走遍十里八庄求医问药,苇生药没少吃,却全无效验。一天夜里,苇生见一红衣少女款步来至跟前,手中拿着一张白纸,上面画了一颗红宝石般的果子。苇生刚想呼喊,那女子却随着一缕云烟飘然而去。苇生醒来,将梦中情景说与母亲听。母亲高兴道:“我儿有救了。那红果子一定是仙人送的灵丹妙药了。”于是,便到七里海去寻找。走

过无数条沟,越过无数道坎,终于在杂草丛中发现了一种跟画上一模一样的红果子,急忙采回家来沏水给苇生喝。苇生连服三日,喉症尽愈,红肿全消。这让母子俩欣喜万分。这是什么果子呢?苇生想起梦中那位红衣少女,便将它叫作红姑娘……

红姑娘在家乡的“复活”,不由让我想到:近些年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野草野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日益成为自然界最脆弱的一族,生存下来实属不易;而恰恰是这些再平凡不过的野花野草,给大自然增添了多种颜色,带来了更多生机。因此,关爱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该是多么必要啊!

七里海边红姑娘

于增会



一个念头,就是要好好保护它,不能让它灭绝了,便小心翼翼地摘下几颗果子,纸包纸裹保存起来。转年开春,将其种在七里海水塘旁,果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此,这个在家乡几近灭绝的野生植物便生存下来了。

红姑娘在家乡的“复活”,不由让我想到:近些年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野草野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日益成为自然界最脆弱的一族,生存下来实属不易;而恰恰是这些再平凡不过的野花野草,给大自然增添了多种颜色,带来了更多生机。因此,关爱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该是多么必要啊!

造像,是雕塑或铸造佛像的简语,习惯用作古代宗教偶像的通称。造像的取材,铜、石、泥、木、瓷不一,尺寸不等,以圆雕为主,也有高浮雕和浅浮雕。古代的佛教造像造型优美、技艺高超,是我国雕塑工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发现的最早的佛教造像是北魏时期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在今滨海新区娘河疏浚工程中,陆续出土了13尊青铜造像,有的雕刻有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7)、北魏永平四年(511)等年款。造像都是佛和菩萨像。其中最大的一尊释迦牟尼佛立像,由佛座、佛像、背光三部分组成,通高42厘米。释迦牟尼佛像,头戴螺髻,身披通肩大衣,站于莲花台上,身后立背光。背光正面刻顶光、坐佛、舍利塔、火焰纹等图案,背面刻双塔和佛像,花纹繁密细致,刀法洒脱流畅,工艺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佛座上刻有铭文:“延兴五年(475)正月十六日,王徐兄弟为亡父造像一区,居家大小现吉安,常值诸佛。易达六。”标明了造像的确切年代。另一件弥勒佛像座刻:“永平四年

鼓手们时而将大鼓向上飞甩,宛若把某种理想和志向高高扬起;时而将大鼓隐于胯下,仿佛骑着追风的烈马。我当时在值班室即兴写下了一首歌词:“太平鼓敲响的时候,我们庆贺丰收……”

1989年国庆,我作为甘肃省青联委员赴甘南与藏族青年进行四十年大庆的联谊活动。宁谧尔海之畔,远眺高原壮美的湖光山色;清澈溪水旁边,三两背水藏女沐浴于晨晖中的剪影悄然闯入视野;寂静小城内,偶遇信马由缰的老者,仰面用刚学会的藏语向他问好,他也微笑着用那仿佛发自腹腔深处的男低音回答我一声好;在碌曲草原,雀跃着追逐成群的牦牛;在迭部土司衙门旧址,听杨土司后人、一位美丽的藏族姑娘讲述她家当年如何支援红军;在玛曲黄河桥头,青年舞者表演起形神兼备的草原雄鹰舞,他正是在省城曾与我同住一室参加青联大会的藏族委员。那都是些怎样奇妙而又撞击心灵的全新感受啊,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国庆节……

2019年国庆节,我已在北京退休。忆及十年大庆时在天津夜观检阅台的趣事,便“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跑到街头去看国庆阅兵的空中梯队表演。步出胡同,灯市口渐清静,想必人们都还没能跟上我的这灵光一现。谁想往长安街方向走了一个路口,就见在视野最好的地方早已聚集了数百人,都在昂首翘望静等飞机。我连挤进人群的机会都没了,仅落个溜达蹭看的份儿。人们不分亲疏地相互议论着,仿佛个个都是军迷。直升机组成的巨大的“70”字形自东向西磅礴推进,寓意着国庆七十周年。那一刻的人声鼎沸,不禁令我忆起六十年前那个烟花满天的国庆之夜。

从儿时在人群中挤着检阅台,到老来在人群边蹭看空中梯队表演,从十年大庆到七十年大庆,我所经历的国庆节,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国庆节,或许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叙事,但却总能记录下我们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坚实步履,也总能多地域、多方位、多视角地折射出新中国变迁、进步与崛起的一道道轨迹。

题图摄影:姜晓龙

我向来是钟爱纸媒的。油墨的淡淡清香萦绕指尖,纸张的纹理在摩挲间传递着质朴的温度,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总能让我在喧嚣中寻得一份难得的宁静。无关高深的道理,仅仅是岁月沉淀的习惯,让我在这个数字浪潮奔涌的时代,依然独爱纸媒的沉静个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岁月时光。

清晨街角的报刊亭曾是城市的文化驿站,第一缕油墨香混着早点铺的油条香弥漫开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城市的人间烟火,一张晨报,一份早点,是匆匆上班族的标配,那被翻阅得微微卷起的报纸边缘,深藏着城市一天中最早的记忆。

读大学时,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校图书馆,馆内有上百种报刊供阅览,我一到那里就像蜜蜂遇到了满是花粉的花朵,一待就是大半天,直到图书管理员轻叩桌面的提醒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如今每逢周末,我就到文化中心的天津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和钟爱的报刊做一次深入“互动”。众多商业综合体里的书店更是让我乐此不疲的地方,现在的书店经营模式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呆板,店内多设有饮品区,随手取上一本新上架的图书,点上一杯咖啡,找个靠近窗户和茂密绿植的座位坐下,新书香、咖啡香、花草香,混合着阳光的味道,一切是如此的惬意,忽然就懂了古人“万卷古今消永日”的妙处。

纸媒的灵魂,在于那一个个跃动的文字。它们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着温度、有着情感的精灵,或是一把利剑,剖开现实的迷雾;或是一泓清泉,滋润心田,轻轻抚慰生活的疲惫与伤痛。纸媒的文字有着一种特有的节奏感,它不像网络上的快餐文字那样浮躁仓促,而是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慢慢品味字里行间的深意。一个优美的句子,可能需要反复朗读才能领略其韵味;一个深刻的观点,可能需要细细思索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这种沉浸式阅读,是心灵的修炼,亦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每每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我就会掩卷而思,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纸媒一直是那么安静实在,又令人赏心悦目。电子屏幕固然方便,手指一划,便是千百条信息奔涌而来,但我总觉得那光亮刺眼,让人心神不安,而且消息来得快去得也快,如过眼云烟,留不下什么痕迹,没有实实在在的感觉。而纸媒上的文字静默如初,任人反复摩挲、深度对话。我经常是读到妙处,看到触动心灵的句子,就会忍不住拿起笔在边上做一些备注,写下一段蛰伏心底已久感悟。也有时是折上一页书角或放上一枚书签,闲暇时或有兴致时再翻开认真玩味。这般乐趣是冰冷的电子屏幕所不能给予的。

纸媒培养了我的爱好,它不但让我看到了远方,还让我拥有了诗。十几岁时,我开始给地方报刊写稿投稿,写诗歌,也写散文和小说,间或有作品发表,挣点稿费,补贴自己读初中、高中的一些花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央企宣传部工作,更是接触到各种权威纸媒,读报成为日常,也经常在上面发表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现在这种爱好有增无减,工作不忙时,就随手写上一两篇诗歌、散文,依然是投稿给传统纸媒。稿子发表了,拿着报刊,左看右看,还是像年轻时那样,心里面滋生一种满足感和小小的成就感。经常有朋友对我热衷于纸媒不理解,甚至笑我迂腐,现在网上信息丰富、及时,何必守着纸媒不放?每天下班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到一楼信箱取报刊,每每路过的邻居看到我手拿厚厚的一沓报刊,都会诧异地多看两眼,好像我是这个时代的异类。就连小区门口废旧物资收购站的那位大姐都对我表示不解,我是她数不多的旧报刊“客户”。对这些我也不辩解,只是笑笑。他们哪里知道,当我坐在书桌前、阳台上,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份报纸,沉浸式阅读带来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收获。那上面的文字仿佛只为我一个人而存在,不似网络上的信息,谁都可以随意取用,随意丢弃。

前些日子整理书房,翻出珍藏了20多年的一些报纸和杂志,纸张虽已泛黄,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我随手翻开一页,当年阅读时的心情和场景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曾经的岁月一帧帧回放,这种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感觉,是数字媒体所不能给予的。

但凡出差或旅游,在机场、高铁站等候时,必然去那里的书店转一转,买上几本书、杂志或几份报纸,好像不读书不看报,就不能挨过漫漫旅途。在飞机或高铁上,只要前座背后的储物袋里有报刊,不管是文学类、历史类还是旅游类,我都不会放过,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家人、朋友都说我肚子里肯定有“书虫子”在作怪,不然为什么这样痴迷于阅读书籍报刊。

如今,我仍深爱纸媒,爱它的形,更爱它的魂。在时代的浪潮中,很多纸媒坚守初心,其实物属性给人带来真实的触感和拥有感,其设计、排版、印刷等方面工艺为读者带来审美体验,大大增强对内容的认同感和记忆度。名人大家的作品大都会选择在纸媒发表,纸媒对内容的极致追求,是网络上那些碎片化、快餐化的信息所无法比拟的。纸媒也教会我们“慢思考”。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纸质阅读时,手指摩擦页面的触感和油墨的特殊气味,会激活大脑海马体,形成更强的回忆锚点,读纸质报刊,人的平均专注时长是电子阅读的3倍。读纸媒,没有电子设备的干扰,可以更专注于文字内容,深入思考和理解作者的观点,有助于深度阅读和专注思考。纸媒也能帮助广大读者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纸媒有足够的版面和空间对复杂的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和解读,呈现事件的全貌和背后的原因,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重大新闻和专业知识。

纸媒的坚守,是对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它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与文明。作为优秀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载体,纸媒以书籍、报纸、杂志等形式,将人类的知识、文艺等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保存,持续不断地为后人研究历史和文化提供可靠资料。时至今日,我们阅读那些已经泛黄的纸媒,就是在与历史对话,与前人交流,在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

时光荏苒,我对纸媒的热爱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它是我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我心灵的栖息之所,已融入我的生命。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纸媒如同一位安静的智者,为我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让我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力量。我深深知道,是捧在手里的那些文字,让我在“快”的时代里守住“慢”的智慧,生活得以“慢”下来、“慢”开来。我对纸媒的热爱永远如初,那些跃动的文字,将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题图摄影:刘明辉

满庭芳

第五
三
九
期

梦,频频发生战事,包括天津地区在内的区域中百姓难得安宁。有唐一代,佛教在天津地区仍然十分盛行。作为佛教“以像设教”进行偶像崇拜的产物,石雕佛像也在此地区被发现。